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台灣建築教育中的女性經驗

Women's Experiences i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Taiwan

計畫編號：NSC 88-2415-H-002-032

執行期限：87年8月1日至88年7月31日

主持人：畢恆達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一、中文摘要

在台灣建築系中女學生的比例大都在百分十幾左右，但是女性開業建築師卻只佔了全部建築師的 3%，可見得少數的女學生的發展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領域中，女性往往必須學習男性特質、表現的比男性還要傑出，才能在此社群中獲得一席之地。但是這種成功的女性，也經常成為一種象徵(token)，而她的表現就會得到特別多的關照與誇大；個體的成功也成為社會集體漠視性別結構不平等的合理化藉口。如果不正視性別歧視的問題，則她的存在其實可能正預示了其他女性向上爬升的限制。唯有面對教育與社會中性別歧視，從體制改善著手，創造更多女性學習的機會，將女性送上握有權力的位置，女性的求學與就業處境才能得以改善。

**關鍵詞：**建築教育、性別研究、性別意識、性別歧視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women's experiences i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eminist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women's space or design. By in-depth interviewing of 35 students and faculty in architecture departments, we analyze the background of female students,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the minority in the cla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the gender structure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and teach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Keywords:**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gender studies, gender consciousness, sex

discrimination

### 二、緣由與目的

根據 1995 年大多數台灣建築與都市計畫專業教育的統計，女性專任教師只佔 14%；大學部女生佔 19%，碩士班女生佔 20%，博士班女生佔 17%。而台北市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中，沒有女性。都市設計委員中，女性只有一人。

我們經常認為空間只是物件的容器，它是沒有性別的，是中性的。空間和語言有著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我們習以為常認為語言是價值中立的。然而女性主義者早已指出以男性為中心的語言所引含的性別不平等。man-made environment / human-made environment---「公」共空間/男人的空間。

空間就像語言，是社會的建構。空間的安排正如語言的句法一樣，反映並加強了社會中性別、種族、階級關係。女性主義讓我們更清楚瞭解為什麼營建的行為與空間的使用與控制是男性的特權，而實質環境如何反映並創造現實，而我們又應該如何來挑戰並改寫空間的形式與價值，進而轉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

這幾年來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的師生以及相關建築系所的性別研究者致力於性別與空間的研究，研究領域包括住宅空間、公共空間、廁所、市場等。大專全女聯並於民國 85 年 5 月推動新女廁運動，對於提升性別與空間議題的意識有很大的貢獻。然除了社會教育與運動之外，如何在建築教育中推動性別議題的重視，並改善女性教師與學生的工作與學習環境也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 三、文獻回顧

許多研究者指出女人與世界的關係在於連結(connection)，而男性在於分離(separation)。Keller 認為科學的本質就反應男性氣概的本質。科學方法要求科學家要和他的研究對象分離，並且居於主宰的位置。情緒與主觀性就像連結的特質是與理性和客觀性分離的，而前者在科學活動中極少受到認可。Keller 舉出動態的客觀性的可能性，這種取徑認可並且依賴研究者與其所觀察的世界連結，例如麥克林托克的研究：她傾聽世界的聲音而不是將答案強加其上(Frank, 1989)。Gillian(1982)則說明解決道德困境的性別差異。女性採用關切的反省式了解，回應他人的需求並且不希望任何人受到傷害。而男性則關心所有人受到公平的對待，亦即關心的是公平的遊戲規則。歸納近來在心理分析、心理學、哲學等領域中的女性主義文獻，女性的認知和分析方式有下列特質：1)與他人、知識對象和世界連結；2)渴望包含、渴望去除二元對立；3)覺得有責任回應他人的需求；4)體認日常生活與經驗的價值；5)接受主觀性與情感做為認知的部份；6)追求複雜性、改變與彈性。Frank(1989)認為這些特質也反映在女性的建築研究與設計上。女性研究者批評公共與私密的二元對立、支薪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分離。她們企圖透過空間設計來連結不同的活動。例如社區保健中心的等候室可以成為相遇與分享經驗的喝咖啡場所；社區中心的透明大玻璃讓人可以看見工作間中的活動。女性設計者也企圖與使用者連結，讓使用者有機會參與設計的過程。

女性設計者並且將個人經驗視為資訊與設計的來源。Jane Jacobs 有許多的見解來自於她在紐約市格林威治村的居住經驗；環境自傳的練習讓建築設計者從自身的環境體驗中了解設計的偏好；Cooper Marcus 使用角色扮演的方法讓研究對象假想自己是房間或傢具會對使用者說什麼話來探索住宅的意義。女性所設計的空間也比較注重彈性使用，例如男性將客廳視為社會地位的象徵，而女性還可以經營客廳

做為家人一起喝茶談心的地方或小孩的遊戲場”

另外一位建築師 Chloethiel Smith(1989)則認為這種女性建築師優於男性建築師的說法其實對男性建築師是不公平的。男女究竟有何差異其實還很難斷定，我們不應該誣殺男性建築師也有人性、敏感、具同理心的可能性。如果有煮飯經驗是設計好廚房的先決條件則會煮飯的男建築師所設計的廚房應該比不煮飯的女建築師所設計的要來得好。她認為關心建築可能比關心建築師重要，接受「女建築師」的標籤則好像是接受了女性是次等族群的看法。

Martin(1989)跳脫男女性氣質的討論，轉而分析女性專業者與學生的社會處境，並提出改善的建議。她發現女性學生總是受到忽視或不受到鼓勵去追求專業生涯。女學生覺得她們是不一樣的，但是她們既不屬於女生那一群，也不屬於男生那一群。女性專業者無法加入男性的社交網絡，也就缺乏交換資訊的機會，並且遠離決策的核心。男老闆交給女性建築師的業務，通常是小案子，難以從其中挑戰其能力或增進其專業經驗。而建築師公會也掌握在男性手裡。女性建築師受限於家庭的牽絆無法全力投注於工作，因而影響其專業成就。作者認為組一個女性專業者的團體並無濟於事，那樣只是用大姊姊俱樂部來取代男性俱樂部而已。她建議在既存的組織中去挑戰主流才能真的達到效果。女性應該結合位於邊緣的男性、少數族群等群體質疑建築專業實踐的價值標準與預設。新的專業實踐應該能夠在專業成就與追求個人興趣中取得平衡、以團隊合作取代設計明星、在工作場所提供托育的設施、提供彈性工時等措施，以提升女性與其他邊緣族群的專業發展空間。

Brown(1989)以其個人的親身經驗說明女性學術工作者與專業者所受到的歧視。雖然“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一書中的概念大都出自於她，但是一般讀者卻只認識 Venturi。她希望她的著作權能夠受到正視，別人卻覺得她太小氣、為什麼不能以先生的成就為榮。她認為建築的明星文化

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建築是難以用客觀標準衡量的，因而建築師要創造明星。建築大師讓人愛或恨，那種關係是很個人的。建築評論者也大都是男性，於是我們可以想見男性評論者怎麼會去讚賞女性建築師呢？大師也不太可能是一群人。有錢的業主正像男性評論家不會給女性或一群人戴上桂冠。為了消除大師崇拜，我們應該拓展不同的專業價值；建築專業應該更負責任、更富有人性。

Anonymous(1980)觀察建築系女學生在學校的求學經驗，展現視而不見、蔑視與聚光燈效應等三種特質。視而不見是建築系學生最常提到老師對待他們的方式，通常是一個女生問問題或是回答問題，但老師卻像沒有聽到一樣，然而當男生提出相同意見或答案時卻大獲讚賞。另一個學生則認為她的設計老師不是躲避與她接觸，或是在跟她相處時表現得極為不自在，這究竟是因為她是女生，還是針對她個人？建築界使用性別歧視的語言，例如 man-made environment 、 men and the environment 、或中文的“公”共空間，也就是假設全部的人，建築師或是學生都是男性，這會加強對女性的視若無睹，因為女人從來不出現在這種語言中。即使是教科書，也只收錄白人男性建築師而非女性與少數族裔的作品。此外，教授對女性建築師的表現沒有信心，或是根本不加期待。而輕蔑與敵意，往往透過不信賴學生的能力而展現。而這種迂迴的手段往往比直接的批評更難以應付，因為妳無法與他討論，也無法正面回應。聚光燈效應則指的是男性教師往往看重女學生的性別更甚於她的專業學術表現，或者懼怕與女學生的接觸，轉而採取保持距離的態度。這些態度都影響女性學生的正常求學機會。

Vytacil(1989)指出近幾年來建築領域內的女教師和女學生人數逐漸增加，假設教育中明顯的性別差別待遇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克服，女性的意識或潛意識的心理機智仍然可能持續影響建築系女學生的學習經驗以及能否在設計課程中有成功表現的因素。建築教育具有其他學術領域所沒

有的特質：亦即設計的創造本質，沒有客觀絕對正確的標準答案。由於設計在建築課程中佔著極為重要的位置，建築設計課程的表現是學生成功的必要條件。教師要求學生從事純粹美學設計，設計能力展現在對於抽象理論做為個人藝術創造力表現的理解。對於現實社會的專業實踐與營造知識則期待學生進入建築師事務所以後再學習。這種設計教育模式其實也就是進入男性主導的專業的男性式的準備工作。女性則至今仍然對於設計課程與教學方法極少具有影響力。在這種教學氛圍中，女性不被期待設計真實建築物(住宅並不夠格稱為真的建築物)或進入建築專業界。女學生遲早會結婚生子，建築教育訓練的投資可能白費，因此女學生沒有與男生有相同的學習機會。如何讓女學生在建築設計課中有好的表現固然重要，更要認同和融合女性的特殊能力。一般來說，男性比較在意建築物的外觀、紀念性、持久性和堅固的結構；然而女性則注重建築的使用彈性、適用性、與周圍環境的配合，甚至心理的需要。事實上，女性所注重的焦點本來應該就是設計課程的責任，可是此時女性的敏感度卻被批評為吹毛求疵，所以堅強的心理機制是女學生能夠固守建築領域的重要因素。女性教師如果能夠大幅的增加，會對女學生帶來許多正面的意義，一方面提供可以學習的典範，一方面女教師往往對女學生有較高的要求與期許，同時也給予較多的精神支持和鼓勵。一位女學生說與男性一起工作，她是為獲得認可而工作；與女性一起工作，則是增進自己的能力。所以增加建築專業領域中的女性比例，是改善女學生學習經驗很重要的因素。

####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理解建築教育中的女性經驗，故採用深入訪談的方法。總共訪談 35 人，其中女性 27 人，男性 8 人。大學生 14 人，研究生 5 人，教師 3 人，從事建築相關行業者 8 人，轉業者 5 人。訪談的內容主要包括是否有女性觀點的建

建築設計或建築觀、女學生進入建築系的背景、作為團體中少數者且為女性的經驗、建築專業教育的特質、建築女學生的生活環境、女性意識形成的歷程等。

## 五、發現與討論

建築設計相較於社會科學而言，比較缺乏一套客觀的價值判斷的標準。所謂好的設計經常是由教師的偏好來決定，而隨著教師的人事更替，好的設計標準也形成了一波波的流行。年紀較大、作風保守的老師是技術取向，要求學生按照「建築資料集成」的規範，把圖畫的精準整齊就好，其他的就無關緊要。年紀較輕、留學回來的老師是創意取向，不在實用的層次做討論，而注重形式的創新與炫。然而不論年長或年輕的老師，都經常對學生施以權威式的教導。「反正他就是很喜歡倚老賣老，你在講話他就很喜歡打斷你...很喜歡罵學生，他們給學生一個概念就是"我是老師，我要怎樣...."」在這種師資結構和教學文化之下，出現了一些能夠抓對老師胃口，做出形式符合老師要求或偏好的學生，設計課可以拿到 90 分以上的高分，被視為擁有好的設計能力，因而被稱為設計高手或設計菁英。然而在做真實案子的時候，可能會不顧基地的實況，自己悶著頭畫各種圖，然後居民不接受後，就覺得很挫敗。當然也有一些老師，對設計的看法比較開放，不急著要學生在圖面上有甚麼特殊表現，反而希望學生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學到一些思考。

建築設計的特質，是生產一些實質看的到東西，例如圖面或是模型，具體的實質空間。而在將設計抽象化的概念過程中，因為 studio 的老師和學生互動的模式，學生如果和老師預設的一個好的設計的概念相差很遠時，就會產生學習的無法適應。在教學過程中，很多外國回來的老師往往會覺得帶了一個新的概念或設計的態度回來。有時候這些偉大術語其實如 context，只是對應到簡單的形式如拉軸線等。建築系有一些設計勁爆或所謂設計菁英的男生，他們崇尚的某些概念或許是最

新的雜誌的訊息，或許是某些新的老師從國外帶回來的潮流，如折疊式的空間概念。這些老師或許是男學生模仿的典範，但是比較不能變成是女學生的典範，因為女學生做設計仍然比較注重經驗，而這些概念和她們的經驗有很大的差距。

建築系的設計課，將學生所有的精力和時間綁在其中，雖然設計應該重視生活經驗，但是那種對設計的熱誠和設計課的壓力，卻使學生無法感受到真正的生活經驗。建築系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對於與學校空間相關事，像是學校增建科技大樓和男生宿舍破壞學校的自然環境及生活環境等事件，反而漠不關心。建築系壓力大的學習環境，卻讓做設計沒有時間沈澱，就是一些形式的比炫。

因為要求對感知(sense)的敏銳與表達的能力，每個人都必須被訓練成有強烈表現慾望的詮釋者。這樣殘酷的專業教育過程中，往往有人因為老師的一句沒有 sense，即在空間專業領域中被判出局。曾有一位頗受同學景仰的某英雄式的老師說「不會抽煙的人，無法吞雲吐霧，不瞭解煙如何走，如何瞭解空間怎麼流動？」在這樣的意念下施教的專業教育，無疑是一種英雄式、絕對的、權威的與父權的，詮釋物境、時空的表徵與形式也是偏向於物化的、視覺美感的，而“人”的本質其實是不存在的。

Brown(1989)曾說因為建築是難以用客觀標準衡量的，因而建築師要創造明星。建築大師讓人愛或恨，那種關係是很個人的。建築評論者也大都是男性，於是我們可以想見男性評論者怎麼會去讚賞女性建築師呢？大師也不太可能是一群人。有錢的業主正像男性評論家不會給女性或一群人戴上桂冠。建築的明星制度和建築系壓力大的學習環境相關著，很多建築系的明日之星，設計幾乎是他們全部的生活，而這恰好違背了空間設計是為了在空間中的使用者這個概念。學校教育獨尊設計的神話，使得對設計沒有信心的學生只好轉行。一位轉行的受訪者，在工作了十多年以後，才參透了建築是一個什麼樣的行

業，它是一個整合性的行業，設計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

Weisman 認為成為建築師的男人和女人，認為他們設計空間的方式是有差異的，是兩性將不同的社會認同帶入工作，她並舉了創辦了美國第一個女子專業建築學校「劍橋建築與地景學校」(1917-1942) Frost 說的話「女性建築師關心建築的供給而非房屋本身，關注大眾的社區中心，而非菁英的鄰里俱樂部，關注區域規劃而非地產規劃，關注專業的社會面向而非私人委託...她對專業的教育包含了社會與人文的意蘊。」(p43)

老師對男女學生有不同的期待，例如男生將來是要當建築師的，而女生較適合當設計師或室內設計師；女生將來還是要身兼「家庭主婦」。老師會在課程中或評圖的時候，透過言語、對學生的不同要求標準等，將上述的觀念傳達給學生，女學生們對這種帶有性別歧視的不同期待，通常有兩種反應：1. 感到氣憤，因而更加努力，以證明自己「不比男生差」。2. 感到不平，但是又無可奈何。

對女性而言難以打入、具排外性的男性「社交圈」：下課時幾個男同學圍著男老師抽煙、聊天、談設計；男學生跟男老師去洗溫泉、三溫暖。而當女學生企圖與男老師建立較為親密的關係的時候，又會被解釋成為利用女性的特質優勢以取得優渥的對待。

有一位男性教師表示他覺得女生裝可愛，是他無法招架的，哭的話更麻煩，他覺得這不是認真面對問題的方法。這像是一個事實，又像是一個迷思。男生和女生有一些相同的生活文化，也有一些不同的生活文化，這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所以女生裝可愛、哭，不是面不面對問題的問題，因為男生也有不能去面對問題的方式，男生有男生迴避問題的方式。

而因為建築系的老師幾乎都是男老師，他們能選擇和女學生互動的角色，像是父、兄長，而女學生的角色就是小女生，和男學生當然也有父或兄長，但是更有前輩、是將來的朋友的想像。男老師害怕女

學生哭、不經罵、裝可愛...兩個之間沒有很好的互動模式。男老師為什麼怕女生哭、怕罵女生，會不會也是一種他們對自己性別的制約，如密勒 (Jean Baker Miller) 所說：「男性被塑造成害怕又討厭自己軟弱，只有一味的逃避，...人們應當從情感的層面去瞭解，軟弱無助之感並不可恥，也不可怕，相反的如果我們不去歪曲它，而能坦然面對它，它反而可以激發個人成長...」(p43)

有些女學生認為男老師無法理解一些女性的特殊經驗與心理感受，並覺得有些問題難以跟男老師溝通；例如在作設計時，有些關於性別議題的處理往往無法得到認同、或無法跟老師溝通，甚至在想作性別議題的設計時（例如：畢業設計）找不到可以指導的老師（因為老師全部是男的、或是找不到認同這類議題的老師），抹煞了同學們去探討性別議題並將其落實在空間設計的學習機會。

一個做婦產科醫院設計的女學生，在面對做過醫院的男性成名建築師的時候，就遭到質疑：「你根本對醫院的運作不清楚，是沒什麼好談的。」而這個女學生想挑戰懷孕生小孩的過程不是生病，所以婦產科也不是要像原本那種講求效率的醫院，但是對於這個做過醫院的男建築師而言，這種論點是毫無意義的。而想當然的這個設計的評圖對女學生又是一個挫折的經驗。

許多老師和學生都不承認建築教育中有性別歧視，他們認為 1. 只有設計失當，亦即沒有考慮清楚，而沒有性別歧視。除非是明知道，故意不做，那才叫做歧視。例如明知女性需要較大空間的廁所，卻故意把女生廁所設計少一點。2. 是社會價值有性別歧視，而不是建築空間。例如運動空間又沒有寫名字，沒有說女生就不可以打籃球，他們認為不要混淆了社會價值空間和建築空間。

建築系的老師大多是覺得性別的問題不是空間的問題，他們覺得空間是中立的，就算是有再多的性別不平等，那是社會的問題，不是空間專業者的問題，當女

學生在選畢業設計題目時，很多的討論和想像，總是被拘限。

就算有學生能夠得到允許做與性別有關的設計，其實女性主義的設計並不是女生取巧的捷徑，但是當女學生做了一個以女性為旗號的設計時，男學生就認為女生是用她的女性優勢取得一些暫時的優渥的對待，面對和他們有同等競爭能力的女生，覺得是不能忍受的競爭。

建築系的師徒制傳統，不僅維繫著師生間的父權關係，而且透過男女學生不公平的社會化過程，使得建築系的女生，從一進入建築系開始，就特別受到學長的關注與照顧，使女學生往往扮演被動接受保護與做為男性爭奪對象的角色。而這樣的關係在一個象徵師徒傳承的槍圖制度下，也就更強烈的表現出來。學長以家長式的海派與權威，引領其槍手大隊，而其女友也往往象徵著其權威下征服的戰利品。而反過來說，學姊往往無法在這師徒傳統中，如同男學生一般扮演其中家長的角色。

女性作為少數者，難以在建築系發展其生活社交，而女性在以男性為主的群體中活動的時候，難以找到傾吐個人情感的對象。如果要真的打入男性的生活圈，就要學習男性的思維或興趣，例如打電動、講黃色笑話等。

而在團體工作中的性別分工，一般對於男女體能上的差異劃分，依然影響男女的工作性質，例如較粗重的工作，女學生往往希望有男同學來負擔，而認為女學生比較適合文書等靜態的工作。女性在團體工作中比較不願意特別表現個人的能力，一方面受到對未來職業的想像，另一方面受到社會化過程的影響，使得女生會要求自己作為一個和樂而完美的形象，不願顯露自我成就的慾望，再加上社會價值中，對於女性家庭角色的壓力，仍然超過對於其在職業上的期待，使得女學生在團隊工作中表現自我的慾望不如男學生來的強烈。

在台灣建築系中女學生的比例大都在百分十幾左右，但是女性開業建築師卻只佔了全部建築師的 3%，可見得少數的女

學生的發展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領域中，女性往往必須學習男性特質、表現的比男性還要傑出，才能在此社群中獲得一席之地。但是這種成功的女性，也經常成為一種象徵(token)，而她的表現就會得到特別多的關照與誇大；個體的成功也成為社會集體漠視性別結構不平等的合理化藉口。如果不去正視性別歧視的問題，則她的存在其實可能正預示了其他女性向上爬升的限制。唯有面對教育與社會中性別歧視，從體制改善著手，創造更多女性學習的機會，將女性送上握有權力的位置，女性的求學與就業處境才能得以改善。

## 六、參考文獻

- Anonymous (1980). No academic matter: Unconscious discrimin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education. In G. R. Wekerle, R. Peterson, & D. Morley (Eds.), New space for women (pp. 235-253).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Berkeley, E. P. (Ed.). (1989). Architecture: A place for women.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Frank, K. A. (1989). A feminist approach to architecture: Acknowledging women's ways of knowing. In E. P. Berkeley (Ed.), Architecture: A place for women (pp. 201-216).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Martin, R. (1989). Out of marginality: Toward a new kind of professional. In E. P. Berkeley (Ed.), Architecture: A place for women (pp. 229-235).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Smith, S. W. (1989). Architects without labels: The case against all special categories. In E. P. Berkeley (Ed.), Architecture: A place for women (pp. 221-227).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Vytlacil, A. (1989). The studio experience: Difference for women. In E. P. Berkeley (Ed.), Architecture: A place for women (pp. 261-269).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